

老師寫的推薦信都成功

——憶念美國的三位師長

□黃維樑

今年夏天的美國之旅，在紐約的夏府拜訪夏太太。早幾年就有計劃來美東的，如果成行，一定會來看志清先生，那時他快九十歲。這次到夏府，而夏公已不在了。上一次來此，是二十四年前的事。和上次一樣，客廳和書房都是書，現在更是滿滿擠擠的，連走廊也是。牆上則多了一樞更美的賀詞，紅色的紙上端楷寫着：「志清院士九秩高慶。績學雅範。馬英九」

夏太太王洞女士精神充沛，很健談。我和內子聽着她談小說，時而娓娓，時而侃侃，時而疾疾；小說家與小說批評家與批評家夫人之間，多有愛恨交織的事情。故事已有成爲文本，且發表過的，也有我們覺得新鮮的細微情節；裡面的激情與怨恨，好像是胡適、徐志摩、郁達夫、張愛玲等現代作家的生活或書寫中都出現過的。文學模仿人生，人生也模仿文學；夏太太講述的，是實錄式的小說故事。

有時我稱夏太太爲師母。師母年已過八十，前塵往事繚繞，但她這幾年一直往前看，往前走。夏濟安夏志清兩位兄弟的書信集日前出版後，她繼續整理二夏的書信，以及其他書信；客廳和書房裡桌子上的一疊疊一摞摞已發黃的老舊信件，其中可能有我給夏公的。批評家夏公，有人稱他爲夏判官的，在我看來像寶玉一樣多情；他的書信裡充滿老少男女的各種情誼，夏太太整理時，可能會感觸多端。我想起文學史上的一些事：十九世紀英國浪漫詩人雪萊在生時有多個情人，且爲情人頻頻獻詩。雪萊既死，太太整理詩人的遺稿出版，兼收並蓄；她心懷感慨，而心胸開闊。

夏公一生的通信量極大，是個罕見的偉大「書信人」（我這裡把「文人」man-of-letters另類地翻譯爲「書信人」）。師母開懷暢言，還開箱送了二夏書信集精裝一大冊給我們。一九六九年十月，我開始與夏教授通信；直至二〇一〇年，他給我的信，連同聖誕卡，可能多達一百封。聖誕卡上，一般文化界的「大款」，可能只寫下款，甚或只印上大名。夏公則是以蠅頭小行書在卡上寫個半頁，常常是更多，有時把整個聖誕卡幾頁上圖畫之外空白的地方都寫滿了。他略述近況，還有垂詢、鼓勵與稱許的話；還談學問，每每涉及學界與文壇的一些事情。我留美七年，一九七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回香港教書，翌年出版第一本拙著。夏公知道我快要出書的消息，主動給我寫序，序的首句是：「爲了寫序，最近把黃維樑八年來寄給我的一大束書信重溫一遍。」一九六九年我剛大學畢業，這樣一個年輕小子的信件，他竟然都保留着，我怎能不感動？

離開紐約後，我們租車北上，經過紐海文、波士頓、布法羅羅城，然後到哥倫布市，那是我母校所在地。經過紐海文，在耶魯大學稍事逗留；夏公在此校取得博士學位，我的兩位老師李田意先生和陳穎先生在此教過書。Linsly Chittenden樓是耶魯英文系的所在地，「耶魯四人幫」是英文系的名教授，夏公當年在英文系唸書。我不知道英文系的地址有沒有遷移，既然尋得此樓，不假思索，就在「麒麟士」樓前拍照留念。到了布法羅，城北的尼亞加拉大瀑布，不論親臨觀看過多少次，每次都對有神力的讚嘆；其驚天動地的雄壯飛瀑，是千百個「銀河落九天」。旅途上，我讀着夏氏兄弟的書信集，知道快要見到哥倫布市兩位長輩，卻只想到清溪水細細長流的師恩。很巧，二夏書信集中，就有一張田意師和夏公的合照。

對於俄亥俄州的哥倫布（Columbus）市，我的雅譯是「歌倫布（市）」。

大，而到了歌城，時維一九七一年。畢業後我曾重返母校俄大。上一次來歌城，在二十年前，那時李田意教授和陳穎教授已退休，仍健在。這次我們探望的只能是兩位師母。

李師母坐落在市郊葱龍的樹木中，李師母已八十三高齡，而精神健旺。內子婕、兒子若衡和同行的親戚，參觀寬敞雅致的屋子；對客廳裡胡適親筆題贈李先生的詩句，更細細欣賞。我和師母敘舊，幾乎無所不談。從眼前的犬子，說到四十年前李老師和師母鍾愛的公子正。那時十來歲的少年，是艾頓·莊（Elton John）的超級歌迷，唱其歌，戴其有型有款的有色眼鏡。師母說，很多年後，紅歌星的性愛取向公開，品正對其偶像大爲觀感。師母的朗朗笑聲，總是伴着其坦率話語。品正現年近五十，已是知名教授，一家居於新加坡。

在憶述先夫往事時，師母頗令我感到驚奇地說：當年李先生辭掉耶魯大學的教職，轉來俄大這裡，是一個錯誤。我聽後請問原因，師母說：俄大的名氣不及耶大嘛！我想，如果真是錯誤，這應該是個「美麗的錯誤」，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。當年俄大爲了發展東亞語文學系，加強師資陣容，乃大手筆增加經費，禮聘田意師來當 Ralph Merzhon 講座教授，田意師又請來了陳穎博士。他們兩位後來是我在東亞系最獲教益的老師。

一位極其著名的政治領袖把書房命名爲「菊香書室」。Merzhon 大可雅譯爲「麥香」；如果譯作「墨香」，那麼書香就更濃了。田意師二十來歲就出版了《哈代評傳》，他以最佳的成績考取獎學金赴美國耶魯大學深造，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。如果田意師沒有轉到俄大發展東亞系，沒有設立多個獎學金名額，我就沒有來俄大讀書的機緣。李老師講課充實清晰，從容不迫；就課業考問學生時，態度溫文，常常帶笑容。他的英語字正腔圓，近乎男低音的溫厚音色，聽起來十分舒服。系辦公室門口掛着「東亞語文學系」的金字招牌，端雅的字法出自台灣大學臺靜農教授手筆。「田意」與「靜農」合起來頗有寧謐耕讀的美意；我在俄大五年，是大半生中極爲難得的寧謐讀書好時光。

我是田意師的研究助理，他交給我的工作不繁重，對人從來不疾言厲色。處理繁忙的系務之餘，偶爾會說什麼時候又跟文學院院長見面或開會，爲本系爭取多些經費；又說要處理的公文很多，還要爲不少學生或晚輩寫推薦信。李師母與我這個弟子，憶述往事，講到推薦信，她提高了聲調，伴着朗朗笑聲說：你老師爲什麼人寫推薦信，申請讀書或教書，都成功！爲學生寫推薦信是教授應有之義；是義務，且需要仁心。人文學科中的文學中的中國文學，不管教授在其專業界有多大名氣，在動輒三五萬人的大學裡，以至在整個美國學術界，都是邊緣人物。其博士畢業生謀職，則一向僧多而粥少。田意師常常爲學生的出路費心費力，爲晚輩寫推薦信，怎能不盡力美言？美言乃爲了成功，良師的心意在此。

中午李師母請我們吃飯，下午我們會見東亞系現任系主任和幾位教授，傍晚則與陳穎老師的夫人會晤。整日的活動，都由師弟李敏儒博士先悉心妥爲安排。陳師母由

女兒和女婿陪同，坐着輪椅來到王林紀念園（Kingwood Memorial）。李老師與陳老師先後在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九年辭世，都安息於這個墓園。

我在穎師的墓碑前，獻上帶來的白菊花，與妻兒一起行禮，三鞠躬。我讀着英文的碑文，並翻譯給妻兒聽：「在這裡安息的，是一位丈夫、一位父親。這人才華橫溢、品行高雅；一生誠信仁慈、寬厚待人。所作詩文雋篇，令您不朽，常在我們心中。我們愛您。」簡潔的碑文，是陳師母撰寫的。時近黃昏，風和日暖，芳草碧樹，一片柔麗。景象和穎師歡欣引述的李賀詩句「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」全然不同。這景象倒使我聯想到春風化雨和杜甫的「潤物細無聲」。

穎師幼讀詩書，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在美國深造，是台灣留美學生第一個比較文學博士。一九七一年夏天，我赴歌倫布城前向夏公辭別，他說陳穎精熟古典，詩學修養深厚，叮囑我好好向他學習。從「哥大」到「歌城」，我帶着夏公的祝禱。我在俄大的東亞、英文和古典三個學系修業，與我求學的中西比較興趣有關，且得到李、陳兩位老師的鼓勵。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，一九八〇年代起，在中國大陸成爲一門顯學，這是後話。陳老師講課時博引中西，就題發揮，從李賀的《夢天》，他可以把學生引上科幻的外星世界。往往下課的鈴聲響了，他意興未盡，彷彿要把長河般的水問，都灌進學生的腦海。他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。

畢業前後求職，陳、李、夏幾位師長都爲我寫推薦信。李師母說，李老師的信都使申請者成功；我就是一個例子。台灣佛光山的滴水坊，坊名來自古語「滴水之恩，湧泉以報」。師恩如溪流如河水，該如何報答？用尼亞加拉大瀑布式的？我先後寫過多篇文章講夏公和穎師，希望傳播他們學術的芬芳，並作爲一種報答。所幸文章都發表在他們在世之時，他們都讀到。詩人陳穎師二〇〇九年於端午詩人節往生，我撰一輓聯曰：「歌城典雅諸生化雨滋歌室，玉琢詩騷師穎飛仙白玉樓。」師母照顧晚年多病的老師，備極辛勞；老師亡故後，得敏儒兄等就近大力幫助，師母劉曉冬博士主持老師詩集《蕪餘集》的出版，書在二〇一二年面世。對聯是我國文學中精巧的次文類，穎師極爲喜愛，且優爲之；我們文學界應珍惜並推廣這雅麗的書寫。夏志清先生爲小說批評家，不寫對聯；他二〇一三年底仙逝，我也有對聯挽之：「志業在批評大師小說評優劣，清輝照學苑博識鴻文論古今。」

那天離開陳師的墓地，我和妻兒走到不遠處紀念堂裡李先生的靈位前，行禮致敬，並表哀思。李師辭世至今十五年，想起他慈父一樣音容宛在，耳邊響起師母朗朗笑聲和「你老師爲人寫推薦信都成功」那句話，旅美歸來，我也寫了對聯致意：「田畝畝耕耘收碩果，意意情情愛惜教諸生。」

黃維樑，香港著名文學評論家，學者，作家

在陳穎師墓地



▲黃維樑與李田意師母



▲黃維樑夫婦與夏志清夫人王洞（中）



俳句
一
夜躺在我身旁
像利刃般純淨而冰冷。
它和我一樣的孤寂。
二
在房間裡待着，
我在想像新春的葉子。
這日子過得真快樂。
三
當花兒已凋落
葉子不再爲人所珍惜。
我每天都擔着心事。
四
笑，一切已不存。
對他人你看來很高興，
我滿眼淒苦地諦視。

倫敦的一條通衢大道，早晨二時

他們在街上灑了水，
街道在燈光中閃耀，
冷冰冰，白茫茫的燈，
它躺着，
像一條慢慢流動的河，
劃出銀黑兩色的條紋。
馬車走過來，
一輛，
接着又一輛。
這中間我聽到腳在蹣跚。
腳步聲在窗台上打盹兒。
人行道上有夜行人走過。
這座城市既陰沉又陰沉，
這中間，帶着銀色條紋的街道，
慢慢地滴流，
主要的河道渾然不見。

面對我的窗子，
刻出清幽、渾圓的
月亮，
穿過醬紫色的夜。
她不能點燃城市；
它太過精明
它蒼白的燈，
冷冷地閃爍。

我站在窗畔端視月亮。
她瘦削而全無光澤，
但我愛她。
我認出月亮，
這是一個異己的城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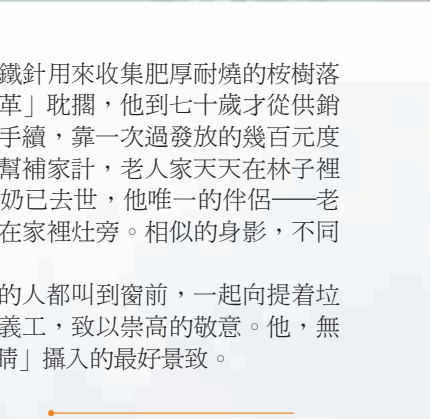
艾米·洛威爾（1874-1925），美國意象派女詩人，這裡譯出的四首俳句，係詩人據日本俳句仿作而成，每首詩三行，首行五音節，次行七音節，末行五音節，無韻。譯詩未按原詩音節。洛威爾還著有兩卷集《蕪餘集》，是衆多濟慈傳中篇幅最大的。

馬海甸，香港翻譯家

敘利亞之子艾倫

難民如潮湧向對岸
橡皮艇載着希望還是絕望
北非戰火冷地中海滾滾
大漠烽煙原是同根相煎
投奔怒海只爲求存
希臘小島與匈邊陲
迴盪流離哀鴻
而愛心解決不了問題
寬容無助撫平傷痛
和平才是真正的未來

三歲的清真孩子
聽說你的名字艾倫
原是敘利亞的明天
但卻再也看不到天明
你從土國灘頭折返家鄉
還是進了真主的花園
生於戰亂死於浪潮
你的故事撼動人心
而你可知
硝煙不會因你的安息而消弭



劉荒田，旅美作家，詩人

愛晚亭的深秋

□（馬來西亞）冰谷

楓葉
一轉身，竟與
雲遊的紅葉碰撞
原來到了終站，壁岩邊角
愛晚亭隱藏在歷史
的轉彎處
靜坐。等候
遠方客深情的擁抱

登山
陡峭的石級，冰冷不了
旅人撒落的灑灑
在寒流裡蕭瑟的步履
顛倒地踢起一路風砂
遠方的標欄樹爲
異國的深秋，撐起了一
片溫暖



冰谷，馬來西亞華文作家，詩人

家的眼睛

□劉荒田

位於三藩市海濱的家，正門對着街道，街道另一側靠近交通繁忙的日落大道。屋子的正面有兩個落地窗，我將之喻爲家的眼睛。
家在湖邊，可領略極外的水月風情；家在景區，軒窗就是名勝的剪貼。莫內在大溪地的房子，窗外的框想必填入睡蓮四季的光影和姿態。我豈敢奢求？家在城市，窗戶面對完整的世相也蠻不錯。所謂「完整」，就是：既有夜鶯和鷓鴣的鳴啼，也有鳴鵲和鳥糞；有意氣風發的慢跑，也有噁心的吐痰；既有蒲公英和松果，也散布空瓶罐和廢紙。最大量的是遛狗圖，狗品種固然齊全，遛者服裝、姿式和品性也足夠豐富。每次望出去，即景是橫切面；看得久了，就成縱剖面。鄰居的一隻蘇格蘭牧羊犬，酒紅和雪白兩色有如雲圖，出世不久就在林蔭下學跑步，長大了愛追蝴蝶。每天兩次，退休的調酒師湯姆牽着他莊嚴走過。十多年過去，湯姆和他的愛犬，名字都立在郊外墓園。
二十多年前，我陪一位上海來的畫家逛三

藩市鬧市的畫廊，他在路上說：「俗氣的畫，我看了要用清水洗眼。」人間當然是俗氣的，但我家的窗戶不必洗。早上，邊往嘴裡塞麵包邊往候車站小跑的上班族，傍晚，手交叉在胸前而不扶車把的自行車手，夕照裡，穿着情侶裝的老夫婦。都透出人間的安寧，儘管難免「俗氣」。
這幾天，窗戶攝入的畫面，更教我感動。花旗松下，一個遛狗人在忙碌，狗守住他身邊，他一隻手操縱一個加長的夾子，收集草地上的垃圾，另一隻手提着打開的塑料袋，袋裡已差不多滿了，是棄棄在地上的報紙，餐巾，午餐盒，湯盅，咖啡杯。怪不得我的視野如此清爽。儘管因遭遇千年一遇的大旱，市政府的園林部門已關停所有自動噴水器，草地早已枯蕩，然而枯黃因剔除異物而顯出坦蕩和純淨，一似故土秋日成熟的稻田。而這功勞，得歸於這位同胞。
次日，又看到他埋頭作同樣的事。我帶着

好奇，向他走近。看清了，是同胞，嶺南人臉相，年紀七十上下，歲月把機靈化爲圓融，老得相當耐看。動作麻利，夾子起落，腳步緊隨，他的狗狗在旁邊啾啾，算是唯一的啦啦隊員。我站在他旁邊等候，好不容易才逮到他站直，稍事休息，我向他打招呼。他微笑着回一聲哈羅。我想套近乎，互通姓名，說說天氣，重點在感謝他對社區的奉獻。如果他接茬，我便問問他是否屬於某家教堂，來自何處，移民多久，退休前幹什麼。如果投機，便成爲朋友，下一次交談的地點是五個街區以外的咖啡館。可是他馬上低頭忙開了，不再說閒話。這是資深上班族所養成的習慣——幹活時精神須集中。我只好打住。美好的謎，改天再打開。
今天黃昏，落日卡在花旗松葉叢裡，成了可愛的大花臉。他出現了，依然是灰藍色夾克，夾子，垃圾袋。身邊，亦步亦趨的狗。黃金一般的餘暉成了背景，蕩然的光在他身體邊沿鑲起金邊，金邊潤開去，和衣服融爲一體。身體移動時，彷彿有微光迸射。我緊緊貼着窗戶，目光追隨着他。腦海泛出一個類似的影像——我風燭殘年的祖父。深秋，桉樹林，黃昏，也是這樣的餘暉，給他右肩歪斜的身軀鑲上光彩迷離的金邊，他手裡也有類似夾子的長鐵

針，不同的是鐵針用來收集肥厚耐燒的桉樹落葉。由於「文革」耽擱，他到七十歲才從供銷社辦理了退職手續，靠一次過發放的幾百元度過晚年。爲了幫補家計，老人家天天在林子裡收集燃料。奶奶已去世，他唯一的伴侶——老貓懶洋洋地待在家裡灶旁。相似的身影，不同的人生意趣。
我把家裡的人都叫到窗前，一起向提着垃圾袋走動的老義工，致以崇高的敬意。他，無疑是我「眼睛」攝入的最好景致。

本報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爲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 tk1902617@hotmail.com

文壇

逢星期日出版